

比世界上 No one
loves you more than I do

任何人都爱你

像一首浪漫的诗，在我的生命里，轻柔的燃烧

刘云晖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比世界上 No one
loves you more than I do

任何人都爱你

像一首浪漫的诗，在我的生命里，轻柔的燃烧

刘云晖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爱你 / 刘云晖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075-4628-6

I. ①比…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4580号

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爱你

作 者: 刘云晖
责任编辑: 胡慧华
特约编辑: 刘新颢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628-6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8
第四章	58
第五章	77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01
第八章	113
第九章	126
第十章	141
第十一章	156
第十二章	171
第十三章	185
第十四章	202
第十五章	218
第十六章	232
第十七章	248

第十八章	260
第十九章	274
第二十章	285
第二十一章	300

第一章

接近黄昏的西北荒漠上，一辆吉普车正从荒漠的尽头由远及近地开来，扬起一路尘风。

吉普车在一间客栈门前停下，穿着野战衣靴的周度从车上下来，一脸的沧桑与疲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眉宇间依然闪现出的刚毅。周度整了整衣帽，掸了下外套上的灰尘，然后向客栈走去。

客栈门前正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妇，她斜靠在粗拙古朴的门框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裙子和长发都被风吹得向一边摆去。她笑盈盈地替周度打起门帘，迎他进去。

周度腼腆而礼貌地笑了下，就跟着老板娘来到驿站里靠窗的一个雅座上坐下。老板娘捻起垂落在窗台上的绳子，将窗上的半截草帘轻巧地卷起，偌大的夕阳便出现在窗外的沙地上，温柔的余辉照映着她光洁圆润的脸。周度莫名其妙得不禁心头一动，赶紧把头扭向了窗外。

老板娘返身到柜台，取来一杯香气缭绕的鸡尾茶，轻轻放在周度面前，然后把茶盘触着下颚，认真地看着周度，期待着周度的反应。

周度拿起茶杯喝了一大口，顿觉神清气爽，于是对老板娘点头笑了一下，老板娘羞涩地回笑了一下，这才转身走了。从敞开的门里灌进来的一股强风将老板娘的裙裾吹成优美的旗形。周度看着老板娘飘逸的裙裾，不觉有些神思渺乎了……

入夜，在水汽氤氲的房间里，周度泡在一只木桶的水里，水面上摇曳地飘着几瓣花瓣。周度拿起一片花瓣，看了看，无奈地笑了一下，于是伸出双手将散落的花瓣一一掬起，就在他准备将花瓣扔到桶外的时候，他又犹豫了，于是重新又把掬着花瓣的手放回到了水里，慢慢沉下去，花瓣们便又重新摇曳着浮动在水面上。周度将头靠在木桶的壁上，闭着眼睛，半天不动声色，似乎是睡着了。

老板娘拿着浴袍走来，轻轻摇摇周度的肩膀，周度醒了，有些意外，本能地把身体往水里缩了一下，老板娘笑笑，就放下浴袍走了出去。

看周度穿着浴袍出来，等在客厅里的老板娘便微笑着引着他在木制的楼梯上盘旋而上。到了二楼，她推开了一间卧室的门，走了进去，然后便招着她肉团团的小手示意周度进来，周度犹豫着，但还是走了进去。

房间里布置得很是温馨，像是一个明清时代大家闺秀的私房。老板娘示意周度躺到已经铺好褥被的床上去，周度便恍恍惚惚地走过去，钻到了被筒里。老板娘袅袅娜娜地走过来，俯身替他掖了掖肩头两侧的被角，她的一缕长发散落下来，在周度的脸颊上荡来荡去……

张速达拿着一根细草在周度的脸上轻轻划着，周度闭着眼睛笑着左躲右闪了一阵，笑醒了。见是张速达在眼前，一时愣住了，左右看看，这才回过神来，半是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梦好真啊！”

张速达一屁股坐到周度的床上，诡秘地笑着问：“我是不是打搅了你的春梦啊？”

周度从被子里伸出一条腿，踹了一下张速达，说：“去，你小子多大了，还搞这一套！”

张速达回打了一下周度的脚，跳到一边，严肃地说：“快起来吧！少公子让你出趟车呢，气势汹汹的，不像是好差。”

周度听闻也严肃了起来，立即起身，迅速地穿衣洗漱毕。

城西区婚姻登记处外的街道边，一辆吉普车娴熟地一下就停到了一辆跑车后面的车位上。

车子刚停好，两边的车门就各自急迫地打开了。丁汝佳和徐承志分别从两边车门下了车，先是站在门边互相恨恨地对望了一下，然后就又同时狠狠地摔上各自的车门，争先恐后地向登记处疾走。似乎谁走在了前面，谁就站上了尊严的领奖台。

周度坐在驾驶位子上，看着在台阶上往前抢着走的两个人，淡淡地笑了下。前面那辆银灰色的跑车正把它漂亮的尾部曲线张扬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周度端详了一会儿，欠起身看了下车牌，然后又坐下，开始观察周围经过的各色行人。

这时，车外走来一对男女。女的发现了银灰色的跑车，立即做出惊喜的样子，一下子就跑到了跑车旁边。

登记处的路边上，名叫杨洋的女孩围着跑车兴奋地用手机不停地拍照，跟在后面的男孩郎威威却松松垮垮地保持着自己和杨洋与跑车的距离，不屑地撇着嘴，小声地嘟囔着：“哼！看！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谁让你不是大明星，又没长个国色天香，你这辈子都甭想嫁个富二代了。”

郎威威恨恨地说着，忽然灵机一动，看看周围没人注意他，便快步走上前，把嘴里一块绿色的口香糖掏出来悄悄粘在了跑车的左侧屁股上，边粘边装作若无其事地扫看着周围，得意地发泄着快感：“哼！让你牛！这下有你好看的！”

周度在车里看见，摇了摇头。

这时，杨洋终于看够了拍够了，对着跑车站定，叹了口气：“唉，我怎么这么命苦呢！为什么我就开不上这么好的车呢？为什么我就嫁不了个富二代呢？”

郎威威站在杨洋后面，抱着双肩，对着杨洋的后背呲了呲牙，小声地嘟囔道：“哼！我要是富二代我还不娶你呢！”

杨洋听到了郎威威的嘟囔立马化忧伤为愤怒，猛地转过身，像那只愤怒的小鸟一样，涨红着脸，眉毛也变成了顿号。她一下子冲到郎威威身旁高他一级的台阶上，一把揪住郎威威的耳朵：“哼！你敢不娶我！”

郎威威齙着牙，踮着脚尖使劲向上扬着被揪住耳朵的一侧脸，讨好地说：“娶！娶！我妈说了，只要咱们回老家办婚礼，她也给咱们买车！”

杨洋听了一惊，急忙松了手，惊喜地笑着追问到：“真的？买什么车？”

郎威威揉揉耳朵，深沉地白了一眼杨洋，没有回答，而是挺直腰板，骄傲地继续向登记处走去。杨洋忙从后面跟上，一把勾住郎威威的胳膊，腆着脸贴着郎威威的臂膀，无限亲密地用半侧乳肉蹭着郎威威。郎威威的柔情立马被蹭了出来，他摸着杨洋勾着他的小手，边带着她继续朝前走边说，只是语调也被拔得高到了嗓子尖上：“我们家在我们村里那也算是富豪一级的，咱其实也算个小型的富二代吧！那追我的女孩子多了去了，把我们家大门都挤爆了！我这一看，都是乡里乡亲的，娶这个得罪了那个，娶那个又得罪了这个，最好是都娶了，谁都不得罪，可她们又不同意！我这个愁啊，所以我被逼无奈，只好逃婚到北京来了，这不，就遇上了亲爱的你。”

说着，郎威威亲了一下杨洋，杨洋嗔笑着拧了一把郎威威的胳膊：“少啰嗦了，快说！到底买什么车，要不我不去登记！”

杨洋说着，就真的停在台阶上不动了。

郎威威回身看了一眼杨洋，涎皮赖脸地退了一级台阶，拉住杨洋道：“买奔……”

杨洋还不等郎威威说完，就双手捂住脸，做出惊到要晕样子：“天哪，不会也是奔驰吧？”

郎威威为难地咽了口唾沫，低声地说道：“是……是奔……”，看着杨洋神往的样子，郎威威忽然大声而快速地宣告道：“笨笨，长安笨笨！”

杨洋极度失落，人顿时颓靡地失去了脊椎般地开始摇晃，郎威连忙扶住她，安慰道：“没关系，小笨长大就变成大奔了，咱要有乐观积极的心态嘛！”

杨洋在郎威威的怀里叹着气：“唉，我还期待你给我个惊喜，告诉我，你其实是个富家子弟，故意隐瞒身份，来考验我呢！”

郎威威边架着杨洋继续向登记处走，边温柔地教训着杨洋：“你呀，就是那些韩剧看多了，哪那么多惊喜啊！那都是编剧们制造的乌托邦，咱不信他们的，咱好好过日子，我就不信过不过他们瞎编的那一套！”

周度在车里看着两个人这半天丰富的身体动作，忍不住地笑了。他目送着杨洋和郎威威走进，视线回到车内，从车架上取了一张CD，看了看，然后把盘放进了播放器里。前奏便音乐如云如雾般地在车里缭绕开来，是李健的《传奇》。

只是因为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
想你时你在心田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周度把头靠到椅背上，闭目凝听，昨夜的梦境就在此时又浮上他的脑际，老板娘靠在门框上笑意盈盈地望着他的样子又清晰地闪现在他的眼前。

周度也说不清，为什么他对这个情景如此心驰神往，他对这个女人又是如此欲罢不能。

“都是看《武林外传》看的！”周度睁开眼，自嘲地笑着自言自语。

歌唱完了，周度去按键重放，这时看见车外的台阶上已经又站着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正在说话，男的西装革履，挺拔威武；女的略显丰腴，合体的长裙

将腰间的玲珑曲线束了出来之后，却又突然一下子在下摆变得松散自由，仿佛正待诉说的精彩故事突然就收了口。

女人微笑着看着男人，她的长发被风吹得向身后飘去，露出光洁圆润的脸。周度看着她的样子，老板娘靠着门框的情景随即也出现在他的眼前，二者相互重叠覆盖着。周度惊了一下，自语道：“好像啊！”

周度呆呆看着，只见女人微笑着和男人摆手再见后，男人就走向更前面的一辆车。随即，一辆大黑车从车队中缓缓分离出来，依然站在台阶上的女人对着大黑车里的人招了招手。看着大黑车向前驶去，女人的微笑里忽然就析出了一丝忧伤。她继续望了一会儿，就走到了周度前面的车前。

就在方菲抬手要去开车门的时候，她的余光似乎看见车尾有个什么东西。方菲于是停住手，向后看去。见女人的目光过来，周度这才醒过神来，下意识地赶紧使劲向座位后靠了靠。

当方菲看到车尾上确实是有个东西时，她就果断地向车尾走来。周度在车里见女人走来了，又下意识地急忙按着倒座位的按钮向后倒着座位。

方菲走到自己车的左后侧，站住了，看着上面的口香糖，她无奈地摇摇头，然后从包里掏出纸巾开始去擦。

周度这才松了口气，忽然之间，他又为自己刚才那一连串莫名其妙的动作而感到羞愧了。

车外的女人费劲地擦了半天，看看去除不掉，于是泄气地住了手，盯着口香糖，不知所措。

车里的周度开始纠结自己要不要出去，可是手刚想去开车门，便又觉得不妥，于是停住了。

但是看着女人泄气的样子，周度的手最后还是不由自主地打开了车门。因为，在内心里，他还是觉得这件事是跟他有关系的，就因为他看到了却没有出来制止，便感觉这错误他也是共犯了。

方菲看见后面的车里出来一个穿着草绿色裤子的男人，那总是能给她无限遐想的草绿色令方菲的心颤抖了一下。她看见男人正有些局促地看着自己，似乎要跟她说话的样子。方菲顿时也局促了起来，但还是礼貌地笑了一下。但男人却又忽然停下了意图接近她的脚步，站定，无语地沉默了。这便使方菲一时不知道自己是该走还是该留了，于是，为了掩饰这莫名的尴尬，方菲只好又继续去擦车了。她的余光却在好奇地关注着这个奇怪男人的一举一动，当她看见男人又继续向自己一点一点地走来时，瞬间，那投射来的目光就变成了热火般，令方菲周身都感到了一丝被烘

烤的焦灼。方菲的脸泛出了红色，心开始无由地为那勇敢但莫名的切近而狂跳不止。她擦车的手已经失去了动作的方向，凌乱了，而她身上每一寸的发肤都处在被烘烤的焦灼中，令她痛苦不堪。忽然之间，方菲却决然地停下了擦车的手臂，勇敢地侧过头向周度看过去，结束了这所有莫名的煎熬。

周度也假装勇敢地迎向女人的目光，当两个人再次四目相对的时候，周度知道，必须要由自己来打破这自己造成的僵局了。

“对不起，我刚才……”

方菲惊讶地看着男人：“对不起？你？”

周度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知道自己的语无伦次让女人误会了，慌乱地想解释，一下子却变得口吃起来：“不，不是我弄的，我……我……刚才看见那个人粘了，可是我……没出来制止，对不起！”

方菲看着男人窘迫的样子笑了：“没关系，你没必要说对不起的。”

说完方菲就又继续去擦车了，只是她更加地心不在焉，因为她感觉到男人还有后话，她在等他说，可是又不能傻傻地看着他，等他说，只好继续去擦，但那块地方已经被她擦得更加面目全非了。

周度不知所措地转了转身子，然后说道：“那个……您别用纸擦了，回去用橄榄油试一试吧，应该能处理掉，我试过的。”

方菲停下擦车的手，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男人笑了：“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个，好，那我回去试试吧。”

周度腼腆地笑了。

方菲既接受了这个建议，也就彻底结束了手里那其实早就毫无意义的动作，向自己的前车门走去。她打开车门，然后侧过身，看见男人还在看着自己，于是举起手，不过举得很低，对着男人轻轻摆了摆，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

周度也回退到自己的车门前，微笑着看着女人说：“没关系，再见！”

方菲俯身进到了自己的车里。

周度看见女人进到车里不过几秒钟，那车就迅速地启动了，然后像条银色的闪电一样飞快地闪没在街道的前方。周度看着惊讶地张了下嘴，摇摇头，笑了。

周度坐回到自己的车里，看着闪电消失的前方，忽然，有些伤感。为不能重回的梦境？为不能挽留的……什么呢？这个女人吗？他为什么会对这个女人的离去有些伤感呢？意识到这一点，周度有些惊惧。在他近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中，多少人多少女人从他的生命中经过又成为过往云烟，他似乎都没有留恋过，也没有被忧伤这样牵绊过，而唯独这个女人的离去，忽然，让他的心痛了一下，她是什么人？她不

过是与他的梦里很像的一个人，他的梦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女人？

也许快要回家了，而他那个妈妈早年去世只剩下老爸的家里，所谓的家，太缺少女人味了，而女人才是家的象征。他要回家了，而这个女人只是激起了他对于家的向往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周度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当司机出车的日子里，周度学会了用观察与思考来打发时光。不断的思考，让他明白了很多事。因此，周度觉得自己是理智的，清醒的，永远不会因为冲动而去做什么。所以虽然他只是个司机，但是他的气质却因为常年的思考而变得深沉，为人处事也都处处周到严谨，因而深得领导的信任和某种程度上的依赖。

正在这时，丁汝佳和徐承志从台阶上跑了下来。丁汝佳先到了车前，打开车门进去，对周度说：“小周，开车！”

徐承志急忙跑着绕到车门另一边，迅速进到车里，还没坐定，就对着丁汝佳大声吼道：“你跑什么？怎么又不想离了？不是你要离吗？”

周度调整座椅，发动车子，仿佛置身于外，一切都与他无关。

丁汝佳的头偏向车窗外，语调淡淡地但却狠狠地冷冷地：“我不离了，我拖着你，想把我赶走了，让她进来，没那么容易的。”

然后忽然转过头，盯着徐承志，笑了，语调里忽然有了些许戏谑的成分：“我告诉你，徐承志，我才不要那么傻了。我现在想通了，不离了，我还要好好过我的日子呢。况且，既然是演戏嘛，那没有你这个对手，戏也不好看的嘛。”

徐承志听不懂，以她对丁汝佳的了解，他明确地知道，丁汝佳这番云山雾罩的话里一定暗含着什么阴谋，这让他不寒而栗，可是困于它的无形，让他左冲右突一顿之后依然无法击中要害，只好假装无所谓地说：“随便你，我反正无所谓。”然后对着周度的后背问道，“小周，老爷子找你了么？”

周度已经调好方向，边开边说：“还没有。”

徐承志看看手腕上的表，催促着：“那赶紧走吧，趁他还没发现！唉，你看看我有什么！我的地位还不如我儿子！”

周度慢慢提速，车子缓缓驶离路边，向街道深处开去。

方菲开着车，想着心事，却忽然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想，只是愣神而已。不知不觉，她已经上了二环，前面是个右弯道倒左弯道，她很漂亮规范地双手互相九十度，一百八十度地掏着方向盘。从学车时，她就对教练这优美的掏轮动作，很是欣赏，可是自己却总是学不会。越是想该从哪个位置接，越接的乱七八糟了。但这次，她却忽然就掌握了要领。

临近中午，大家都去午饭了吧，二环上难得地清静了些。方菲从反光镜里看见一辆吉普车正紧随在后面，步步紧逼似的，于是就拿出了应战的姿态，开始全力向前飞驰。顺畅敏感的油门与速度通道使她的车不费吹灰之力就超过了所有的车。但是，吉普车却还是抓住了旁道的一个缝隙并线超过了她的车。而就在这时，车道忽然变得拥挤起来，刚才还小马奔腾一样的一辆辆车不得不纷纷踩着刹车降速。方菲的车被挤在中道，走不动了，而吉普车却已经远去不见。

方菲伤感地叹了口气，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令她顿时流下泪来。她抬起手去蘸眼角的泪，这才发现左手里还拿着刚才擦口香糖的纸，她无奈地笑了。她边把纸放到烟灰缸，边回忆着刚才那个男人窘迫的样子，她竟不可控制地笑了。男人腼腆而年轻的脸让她忽然好生羡慕，那是她最幸福的年纪，她真想能永远停留在那个年纪，而她的心也确实依然停留在那个年代，不过只剩了她自己。别人都努力朝前走了，只有她还留恋着过去，只有她还活在过去中难以自拔。而刚才的那个人，不是正象极了过去的沈放吗？年轻刚毅的脸，眉宇中透出的英俊的灵气，那是很爱很爱她时的沈放，就是这个记忆中的样子，陪伴着她那些无数的寂寥之夜……

车流正慢慢变得稀松，车与车之间开始拉开距离。方菲将音乐打开，找准机会，又是闪电一样冲了出去——是，她喜欢开快车，她也知道这有多危险，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她爱极了所有事物飞速向后倒去的感觉。只是她这样辛苦的努力，却并不是向着前方。她觉得她永远是个在逆行的人，就像在下行的扶梯上奋力向上一样，她只有用超过下行速度的速度才能对抗那正其实已经不能阻挡的岁月的流逝。

沈放坐在机场候机厅的椅子上，关掉电脑，看着玻璃窗外的飞机出了会儿神，这才掏出手机，然后打开通讯录，搜索到一个叫陈中的名字。沈放看着这个名字，叹了口气。

“陈中，陈中。”沈放轻声地念着，无限伤感，然后，他还是果断地拨了过去。

一辆粗狂张扬的绿色旧式吉普车正在盛春时节的乡村小路上快乐地奔跑着。新鲜嫩绿的叶子在明媚阳光的映照下，通体透明，醉人心脾，像新鲜的酒浆，让人恨不得能一饮而尽。

陈中边开车，边不时看看车窗外那些醉人的绿，心驰神往地笑着。

这时，他放在副座上的电话响了，男声《传奇》的铃声随即响了起来。陈中没有接，而是任凭《传奇》的歌声一直唱下去。

在那略带伤感的歌声中，他刚才那快乐的神情就在不知不觉中显露出了些许伤感的底色。

一直到快唱完，陈中才拿起电话看了下，屏幕上沈放的名字正在耐心地等待着连线。陈中发自内腑地悠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按下了接听键，并立即换上了轻松的语调，但其中的做作只有他自己知道：“喂，沈放！”

沈放走到候机厅的玻璃窗边，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喂，陈中，我要到加拿大去考察一下冰酒项目，大概半年才能回来。”

陈中一惊，忙问：“啊？怎么之前你也不透个信呢？”

沈放故作轻松地在玻璃窗前开始边走边说：“咳！一直瞎忙，也没来得及跟你们聚聚。我拿了些东西给你们，还有司明要的酒，你待会到方菲那去拿一趟吧！”

陈中一听，迟疑了一下，顿了顿说：“不必了吧？……你怎么没让我们给你饯行呢？”

沈放笑了：“去是早定了要去一趟的，就是公司这边老有事，日子也是前两天才定下，就没空招呼你们了。你一定去拿一趟，司明要那酒要了很长时间了，我才给他找到。”

陈中看着车窗外，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沈放的意思，自责自己怎么刚才听到方菲的名字时还是那么控制不住地顿了一下，他想沈放肯定听出来了。他懊恼地用手敲了下头，尴尬地推脱道：“反正都好长时间了，那就等你回来亲自给他吧，到时候又多了半年窖龄，不是更珍贵了嘛！”陈中蹙脚地开了下玩笑，虽然蹙脚，他还是感觉好受了点儿。

但是，那边是沈放不容置疑的声音：“我已经告诉司明了，他让你务必帮他去拿。”

陈中奇怪地问：“他自己怎么不去？”

沈放看看人们开始去排队登机了，也慢慢走向队伍，语调更加不容置疑：“他不在，他出差了，得几天才能回来。”

陈中继续搜肠刮肚地说：“那就……”

沈放大声地制止道：“行啦！你怎么这么矫情！关键是我已经告诉方菲你今天会去拿东西，她会等你的！”

周围的人向沈放投来好奇的目光，沈放尴尬地赶紧收了声。

陈中无奈地说：“知道了，我去。”

陈中挂掉电话，放到副座上。随即拿起副座上的烟盒，用力甩出一支烟到座位上，然后捡起来叼上，又欠起身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把烟点上，猛吸了一口，然后把夹着烟的手搭到了窗楞上，他吐出的烟被车带起的风迅速地吹散了。

就在陈中陷入沉思的时候，忽然，他的余光发现车的右前侧有一只动物正在急

穿马路，他立即狠狠踩住了刹车。

陈中的身体剧烈地震荡了一下，车骤停在了路中间，一只动物的身影嗖的一下就消失在路边的灌木里，快得让陈中都来不及看清那是什么。

陈中抬起刹车，侧打方向，车慢慢靠到路边，慢慢停下。

陈中打开车门，走下车，靠着车身，默默地吸着烟，他似乎什么都没看，什么也都没想，专心地只是在吸烟。烟吸完了，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这才双手插在裤兜里，面对着广阔的田野和悠悠的远山出神。

就这样默默地凝望了一会儿，陈中终于还是掏出手机，在名片里找到了方菲的名字，伸出手去按键，但手指却在拨出键上停住了。他抬头望了下远方，收起手机，心神不定地在路边走来走去。

就这么走了一会儿，陈中终于还是又拿起电话，这一次他没再犹豫，而是果断地在方菲的名字下按了拨出键。在他的等待里，有紧张也有似乎是伴随着痛苦的兴奋。

但是电话却半天都没有人接。陈中看了看手机上的号码，又拨了一遍，依然还是没有入接。于是他又重新搜出一个座机号，打了过去。

陈中的目光似乎随着电话线穿过方菲家里的大门，轻轻地从门口飘到厨房，吧台，过道，客厅，最后落在柔软的沙发旁的电话上……但是电话空寂地响着，那个他越是想努力遗忘却越难忘记的人并没有轻轻巧巧地走来，拿起电话，温柔地道一声：“你好！”。

陈中紧锁着眉头，又坚持了一会儿，直到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他才挂了电话，把电话放回兜里，快速走到车前，打开车门进去。

随即，他那改装得很驴的绿色旧吉普车在乡间的林荫路上就绝尘而去。

糖果的迪厅内正闪烁着令人晕眩的灯光，弥漫的烟气，震耳欲聋的音乐，台上是激情的领舞者，台下是沉醉的人群。

人群中，黎絮正在和一个老外大跳暧昧热舞。

角落里，方菲和温兆仪两个人站在吧台边，慢慢地品着酒，远远地看着热舞的黎絮。

似乎是酸度过高的葡萄酒让温兆仪的语气也变酸了：“你这个朋友可真够疯的，她老公在外地要是知道她这样，不生气吗？是不是做文化传媒的都这么放得开？”

方菲却是一副羡慕而欣赏的表情，她放下酒杯对着温兆仪嗔怪道，“地图炮！”

“没想到你这个家庭主妇居然还知道这个！”温兆仪说着，捶了下方菲的胳膊。方菲不好意思地抿嘴笑着继续望着黎絮，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其实也很想像她

那样，大声地唱，尽情地跳，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愿意和她在一起，愿意看她做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温兆仪惊讶地用端着酒杯的胳膊碰碰方菲：“像她这样随便和男人跳贴面舞？不会吧？你老公对你那么好，你还想那样啊？”

方菲笑着看了温兆仪一下，脸微红了：“什么啊！”

温兆仪兴趣盎然地开始紧追不舍地询问：“你被压抑啦？”

方菲的脸更红了，忙摇摇头，赶紧喝了口酒，继续望向远处的黎絮，淡淡地说：“就是每天除了孩子和家务就没别的事了，有些无聊。”

温兆仪有点失望，转而又真诚地羡慕道：“哎呀，多少人想像你这样可就是这个福气呢！上班有什么好的，天天跟同事勾心斗角，跟领导卑躬屈膝的。我老公就是瞎正直，就他那一小破官儿，北京城多了去了，就怕人说闲话，什么家属不上班啦，家属学历低啦，我每天上班压力够大的了，还力逼着我去上学，让我拿个本科学历。唉，我这一辈子全为了他的政治形象活着了。”

温兆仪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说：“我老公比我大十二岁，他已经先于我进入衰退期了，唉，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做一次还费劲着呢，你说咱这如狼似虎的年纪……唉……命苦啊！所以人家说，男大女小的夫妻模式根本就是不科学的，要女大男小才能白头到老……”她正说得起劲忽然停住了，看着远方诡秘地笑了，“老天爷终于听到我内心的呼声了，看来，咱俩还是挺有魅力的嘛！”

方菲也就随着她的目光向远处望去，一个时髦的男生端着酒正向他俩走来。

男孩走到方菲和温兆仪面前，讨好地说：“两位姐姐聊得好开心啊，可以认识一下吗，我叫张天翼。”

温兆仪挑逗地说：“你一个人吗？”

张天翼似乎明白了温兆仪的意思，忙说：“不是，我和朋友一起，我的朋友在那边，他也想认识一下两位姐姐。”

温兆仪和方菲随着张天翼的目光向另一处望去，只见另一个稍大些的男孩正在那边的台子上坐着喝酒，显然他一直在看着这边，见他们的目光齐聚过来，就举起酒杯示敬了一下。

温兆仪转过头，有点得意地问：“你多大了？”

张天翼老实地回答道：“我 22，他 25。”

温兆仪笑了：“你知道我们多大了吗？”

张天翼马上换上讨巧的表情：“我们就喜欢姐姐们这个年纪的女人，成熟，性感，女人味十足，还懂得照顾弟弟。”

温兆仪笑起来：“哎呀，太受用了，你的嘴还真甜啊！”

这时，黎絮一下子风风火火地跑来，从后面把手搭在张天翼的肩上，张天翼吓了一跳，拘谨地笑了笑。

黎絮虎虎地问：“嘛呢？兄弟，加我！”

说着拿起自己的酒杯喝了口酒，然后把酒气吹到张天翼的脸上，张天翼躲了一下，一边挣脱一边说：“三位姐姐先聊着，我去趟洗手间。”

张天翼挣脱开黎絮的手臂，跑掉了。

黎絮哈哈大笑，掸了掸刚才搂张天翼的胳膊，对着方菲和温兆仪说：“拜托，你们想外遇也别今天啊，改天你们自便行吗？否则我可跟你们的老公交待不了。”

温兆仪听了赌气地说：“唉，我老公可能还巴不得我有外遇，好别缠着他了呢。”

黎絮以槛内人自居地教训道：“看看你们，区区一个男人都搞不定，看看人家任可莹。”

温兆仪看看方菲，问：“任可莹是谁？你认识？”

方菲点点头：“我大学的同学，黎絮帮忙去了她们公司了。”

黎絮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说道：“就我们老板所有的男性客户，她都能跟人家保持着良好的暧昧关系，哪个男人都赞赏她，都想着她，都帮她。”

温兆仪羡慕嫉妒恨地说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啊？难道她和每个男人都上床吗？”

黎絮吐了口烟，不屑地说：“上床那是最没手段的手段，人家任可莹的手段可没这么单调，就光是她那些小女人的招数，就能把那些男人哄得五迷三道的了。”

温兆仪急迫地追问：“什么招数？我也学学，快说说！”

方菲笑着斜了下黎絮，对温兆仪说：“你别听她胡说，她一开始就不喜欢任可莹。”

黎絮白了方菲一眼，对着温兆仪说：“比如，平安夜的时候，给他们用快递寄个苹果，情人节的时候送一块巧克力，要么托人偷偷送盆小小的仙人掌到人家办公桌上，正当人家纳罕之际，一个电话适时地打过去，精美的包装，再加上那些可以小小感动一把的话，谁能无动于衷呢？有一次我们拍完片，那边的总经理没时间陪我们吃饭，我们走的时候，你猜她送了他什么？”

温兆仪期待地一眼不敢错开：“什么？”

黎絮故意卖弄玄虚地说：“一包——微波炉打好的爆米花！”

温兆仪失望中带着鄙夷：“天啊，这也能送？男人们会喜欢这个？”

黎絮不屑地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看看！这你就不了解男人的心理了吧！但凡事业有成的男人，在经历商场磨难的同时，有几个不是也在同时经受着家庭战火